

文萃

第二辑

上海書店出版社

文萃

第
二
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萃

28

目錄

打開僵局	宦鄉
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及「中華民國」	施復亮
論時局	渝·新華日報
時事雜感	蕭初民
一切爲了人民	鄧初民
一個反內戰空軍的公開信	戈壁
方生即死	史靖
悼念夏可尊先生	葉聖陶·傅彬然
特務與奴才	孫宗明
現實·具體·生活	黎紫
茅盾先生談「五四」	韓北屏
螢（歌曲）	淑雨·鄭尚武作
漫畫三幅	丁聰·汪子美·徐華霖作
爲北平「四·一八」血案告同胞書（來件）	

版出日二月五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 行 印 社 萃 文 ★

打開僵局

宦鄉

馬歇爾將軍回到中國來已經快十天了，但是中國現局仍然看不出有什麼明朗化的趨勢和徵候，東北的大規模內戰迄今仍在繼續進行，重慶的政治談判也還是爭論難決。雖然蔣主席把國民大會延期舉行，使談判之門仍然洞開，可是國民黨系的報紙到處都在狂喊着「要求採取有力的行動」，「要用最有效的制止方法」，而事實上呢，各鄰近中共控制區的軍隊調動和戰備佈置也確在加緊準備中。從任何觀點來說，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不承認，政治解決的道路雖然還沒有被堵塞，但現局如果繼續僵化下去，那就可能走向全面內戰大危機的頂點。時局情勢是如此的緊急，於是趕快打開僵局就成了全中國人民今天一致的迫切要求。

僵局有沒有打開的希望呢？就理論來說，有的，充分的有。第一，中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總崩潰的前夜，要挽救這個嚴重的危機，只有靠美國的大量貸款；沒有這筆貸款而發動內戰，或甚至得到了這筆貸款而不拿來作為復興中國經濟之用，反之却拿去充作全面內戰的軍費，那中國的經濟總崩潰勢必無法倖免，其結果將使國民政府的基礎根本動搖，更加加速國民黨的沒落與滅亡。所以，國民黨的當局們如果把問題思考得深刻些，把眼光放得遠大些，就會知道此刻發動內戰，即單純地就國民黨一黨的利害來講，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二，美國的對華政策，如杜魯門總統所一再明白宣示，是要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團結統一自由繁榮的現代國家。在這樣一個原則之下，美國的任何對華貸款，當然必須要在中國政局安定，內戰危機整個消弭，或有絕對把握可以整個消弭之後；否則借錢給中國政府打內戰，那不僅是違反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還要勾引起蘇聯對美國的猜忌，影響到美蘇全盤外交關係，從而危及世界和平；這在美國是萬萬不願意做的。誰都知道，馬歇爾將軍這次重赴中國，口袋裏有一張五萬萬七千萬美元的借款單。假如馬歇爾將軍所代表的美國政府願意不顧中國內部安定不安定，而逕自貸款給國民黨政府的話，那這位六七十歲的老將軍又何必辛辛苦苦飛來飛去做什麼？所以，在美國的立場上，目前的僵局也非及早打開不可。

第三，就共產黨的利害而論，今天中共也深知內戰對於國家和他們的黨也是有百弊而無一利。中共的軍力，如這次東北戰況中所證明，對國民黨的軍力堪稱「旗鼓相當」（這裏所謂軍力，係概括兵力，武器，指揮，戰術等因素而言），但如果就認為中共軍可以在短期內消滅國民黨，那就未免犯估計過高的錯誤了。老實說，在目前的實力對比下（這裏所指實力，是指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各種因素在內的全部實力而言），不論是國民黨想消滅中共，或中共想消滅國民黨，結果都會引起長期的痛苦內戰。梁華盛、杜聿明輩所說的「不堪一擊」，「殺雞焉用牛刀」之類，現在已給四平街的血戰所粉碎了；但，四平街的血戰也同樣證明中共軍雖然可與國民黨軍旗鼓相當，可是還不是佔絕對的壓倒的優勢。中共對於這種情勢看得很清楚，很正確，所以自始至終在東北就是採的守勢，政治談判的門始終是敞開着。現在長春雖然已被中共佔領，但對當前僵局的迫切要求打開，中共也與全國人民一樣，是非常期待的。

最後，我們不能不提對蘇聯。蘇聯對華政策的考慮，一方面固然是要以中國本身為着眼點，他方面尤其要顧慮到美、蘇全盤外交關係。在本年之初，蘇聯駐軍問題曾經引起美國方面的疑忌，同時三月間美蘇全面關係因伊朗問題等而日趨逆轉，所以為了緩和與美蘇之間的關係，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在三月下旬正式聲明，東北蘇軍決於四月底撤退。蘇聯這一舉動，一方面是為了解消美國的疑忌，另一方面是直接間接地使東北的複雜形勢單純化，因為當初國民黨系的要人和報紙都認為蘇軍留駐已使東北問題成為一個外交內政揉雜在一起的複雜問題，現在蘇軍既已實行撤退，當然外交問題就自動的消

除了。就美蘇之間的眼前全盤外交形勢而論，蘇聯面對着美國的强大壓力，外交政策似稍有改變，即在遠東方面採絕對守勢，而在歐洲和中東方面似乎也在逐漸由「守勢的攻勢外交」後退到改採保持既得權益的純守勢外交。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顯然不會干涉中國的內政，對中共加以物質的支持。爲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蘇聯自然也極想樂於看見一個强大民主新中國的出現，而眼前的僵局如不打開，這個新中國的出現是很渺茫的。

根據這四點分析，我們可以說，目前的僵局是根本就不應該有的；既然有了，也就應該有方法可以打開。

要打開目前的僵局，筆者認爲有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蔣主席及他所代表的國民黨，必須勇敢地面對現實，坦白地承認現實，放棄那種「朕即國家」的陳腐觀念。今天國家的現實是什麼？就是國家有兩大武力系統的對峙，而這兩大武力處處都「旗鼓相當」，誰也不能消滅誰；就是國家有兩大政治區域的實際存在，而在兩大區域中政治競賽的結果，一個進步，一個落伍，但因中國社會的歷史的原因，進步的還不能把落伍的拖着向前，落伍的却絕對無法把進步的吞滅掉，消滅掉；就是全國人民乃至全體盟邦都討厭中國的內戰，恐懼中國的內戰，希望在和平，團結，民主，進步這八個大字之下，把這兩大軍事，政治勢力團結起來，共爲國家努力。這三點就是中國政治的現實，忽視現實不但不能把問題解決，反而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僵化；任何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當權負責者，應該認就現實以求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如果既無辦法消滅現實的情勢，遂行自己把持一切的野心，又不肯把自己犧牲一點，就現實的情勢來求問題的解決，而只是拖延猶豫，用什麼「法統」，「主權」之類的名辭來擴大僵局，刺激僵局，這對國事有何裨益！再說，這對個人和黨的威望又有什麼裨益？

就今天的時局來說，我們不明白爲什麼關內可以用政治協商的方式來達成停戰的目的，而在關外却偏偏不可以？爲什麼東北在國民黨手裏就算領土與主權已經接收恢復，而在中共手裏就算領土與主權依然淪陷？爲什麼國民黨的部隊就算是國家化了的軍隊，有權利可以受降和接收，而與國民黨抗戰同等有功的中共部隊和人民武力就應該被譽爲「土匪」和「非法武力」，而被剝奪受降與接收的權利？爲什麼承認了各黨派的平等參加政治的地位，而又用種種方法把持着「一切而不肯放鬆」？這些問題都是再實際也沒有的問題，忽視這些問題自然就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如果國民黨有絕對的把握在三兩個月之內消滅中共，那我們相信美國一定幫忙國民黨這樣做，然而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共的確如國民黨的宣傳機關所指摘的，是「出賣祖國的漢奸」，那全中國人民就是再痛苦些，也會不惜一切代價來消滅它，然而事實證明這種宣傳只是一種惡意的誣蔑而已。如果中共控制區內政治腐敗，貪污橫行，人民被榨壓，土地被割據，那我們相信當地的民衆必然會暴動，會揭竿而起的，政府自然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消滅它，然而事實證明這也不是事實。既然是這樣，爲什麼定要堅持用武力來進攻，來接收？

總之，搞政治就必須重視現實，必要時還得不惜遷就現實，否則就是自找麻煩，其結果：小之將使個人和集團受到很大的損害，大之將使國家和人民增加犧牲痛苦。不幸的是，權力這東西在既經獲得之後每每是不容易輕易讓出來的，即使所讓出來的僅僅是一部份。在政協會議的各項決議中，中共已承認了維持國民黨的國家重心的地位，這是很現實的；國民黨既爲當前主政的第一大黨，自然更應該重視實際，掌握現實，多多負打開僵局的責任。如果動輒以主權爲藉口來進行擴大內戰，動輒以「維護法統」來維持一黨專政的實際，那是不會得到人民的寬恕的。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應該指出的，任何國家內部有黨爭，而要一個第三者的外國人來作平衡力量和解重心，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這個國家的奇恥大辱。很明白地，當前中國的內爭，自己不能解決，而要靠鄰邦馬歇爾將軍出來居間；將軍在中國，問題就有希望走上和平解決政治協商的正當途徑；將軍一離開，問題就惡化僵持，甚至走火入魔而弄得非大動刀槍不可——這豈不是把中國的國格都丟得干干淨淨？

在別的国家，每有黨爭，總是元首做平衡的力量，做調解的中人。譬如，英國的皇帝，美國的總統，都是常時出面來排難解紛的。爲什麼他們能如此呢？這是因爲英王根本沒有黨派關係，地位超然；美國總統雖然有黨派關係，但是作爲一個元首的他，却能够顧及其他黨派的力量和利益，不完全站在自己一黨的利益上着想；譬如，羅斯福總統之竭力培植反對黨

的威爾基，史塔生，在大政決策方面之時時不忘諮詢反對黨，都是美國總統把自己當作平衡力的證明，而這個作風就在今天杜魯門的時代還繼承不變。國家的元首不論有無黨派關係，必須保持超然的傾向和地位，纔能維護自己的威信，保持國事爭執中的平衡力量。

憑着這個標準來看今天的蔣主席，我們對於蔣主席作為國內平衡力量的地位的喪失，實在感覺到不勝遺憾之至。如所周知，過去多少年來，中共對於蔣主席是批評得體無完膚以。自西安事變以後，中共承認了蔣主席的全國的領導地位，並對蔣主席改採尊敬的態度；後來在卅一年新四軍事件之後，中共又開始對蔣主席不客氣起來；至去年八月有名的朱德電報，這種「不客氣」可說到了頂點。十月間，毛澤東應邀赴渝，中共態度又趨溫和，而在今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前後，中共對於蔣主席的態度尤為尊重。如果這種尊敬能繼續下去，那蔣主席個人的威信是會一天比一天增高，同時對國共糾紛也可以作為一個平衡的力量，那就無須乎一切都要等外國人的馬歇爾來纔可以解決了。可是，不幸得很，蔣主席過份重視了自己的國民黨籍，沒有能自居於一個超黨派的國家元首的地位，履行元首的責任；在較場口及其他同類事件中沒採取公正的立場，反而縱容搗亂份子的橫行；在二中全会的許多決議上，沒能真正尊重他自己主持通過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而在四月初對國民參政會的政治報告中，又強調對東北的武力接收和「訓政時期約法」的必須堅持。這樣使得中共的忍耐超過了限度，而有四月六日「駁蔣介石」一篇文章的抨擊。自以後，蔣主席就喪失了他的平衡的地位，一切問題都集中在馬歇爾將軍那邊去。這種喧賓奪主的不名譽形勢的形成，真是可以惋惜的。

馬歇爾將軍事實上不能在中國待一輩子；而且即令他可以待一輩子的話，如果雙方誠信不孚，則縱有他的調停，甚至是他用外力來壓迫，恐怕也只能夠彌縫於一時，決難維繫於永久。一切最後還是得靠自己。所以我們希望蔣主席的一言一動，都要儘可能保持超然的作風，處處都要顧到自己是全國的元首，而不僅僅是一個中國國民黨的總裁。只有這樣，國事纔有辦法；否則連蔣主席也站在一邊，成了另一邊的攻擊對象，那國家就只有動亂了。我們深信中共對於蔣主席是不會「為己甚」的，因為就在「駁蔣介石」那篇措詞嚴刻的文章中，也還不是沒留絲毫餘地。

尤有進者，中國問題在某一角度上講，也可說是整個美蘇關係的一個環節。在太平洋世紀的今天，美蘇兩大勢力的許多交接點上，中國的東北是幾個最重要的交差點之一。美國對中國所最害怕的有兩點：一是中國會被劃分為美國勢力圈和蘇聯勢力圈的兩個對立地帶；二是中共控制區內對於美國貿易和經濟勢力的可能排除。同時，由於美英關係因大借款而日益密切的緣故，美國不得不在所有英蘇之間的問題上多多支持英國以對抗蘇聯，從而遂刺激了美蘇關係的惡化，而這一點又使得美國不能不及早準備來加強在太平洋上的軍略基地；因此，爭取中國——尤其中國的東北，便成了美國今日的「安全佈置」的一着重要棋子。在這三重考慮之下，美國必然地非支持中國的現政府，並加強其在東北的地位不可；這一點說明了為什麼赫爾利，魏德邁之流，拚命地用船裝運國民黨部隊開赴東北，並把剩餘裝備全部送給中國政府的原因。中國國內某些人士深深地知道這一點，所以把中共宣傳成爲一個不要祖國的政黨，而說明自己武力接收東北的原因是「深恐中共獲得過長的對蘇共同邊境」，來爭取美國重大的一面倒的援助。

在這種國際情形之下，我們不能期望馬歇爾會改變美國「不顧東北中共力量過份強大」的政策。但我們必須指出，馬歇爾將軍是一個最現實的大戰略家，無論怎樣，他也是不會讓東北的內戰蔓延擴大的。由這點來推測馬歇爾的打開僵局的腹案，可能是先行迫使雙方停戰，再由國共雙方共同參加接收東北；只要東北僵局能夠打開，那全盤政治僵局也就有打開的希望了。

整個中國局勢須看現在歐洲開會的四外長會議的結果。這是一個解決美、蘇、英、法四強間全盤問題的一個會議，所考慮的當不僅只歐洲一隅而已。在外交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告訴我們，局部問題的解決每經在全盤局勢獲得解決之後。如果四外長會議能夠獲得美滿的結果，那美蘇關係就可以正常化，中國的政治僵局也就可以跟着完全明朗；反之，美蘇關係勢須繼續處於目前這樣不雨不晴的狀態中，而中國的政治僵局恐怕也尚須相當時日始能澈底打開了。

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及「中華民國」

施復亮

由於十九年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事實及其獨斷的宣傳，使人們彷彿覺得：國民黨就是「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就是「中華民國」。在君主專制時代，「朕即國家」，皇帝、政府和國家，實際上是三位一體，而以皇帝為中心——沒有了皇帝，也就沒有了君主專制政府和君主專制國家。在那個時代，「忠君」就是「愛國」，要「愛國」就得「忠君」。以岳飛的「精忠報國」而終於死於「莫須有」的罪名，就是最好的證明。可是時代是進步了，我們的國家已經由君主專制時代進步到軍閥專政時代，再由軍閥專政時代進步到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或者如國民黨自己所說是一黨訓政時期亦可），理論和作法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在這一黨專政的時代，其理論是「黨即國家」，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在他們看來也是三位一體，而以國民黨為中心——由國民黨支配「國民政府」，再由「國民政府」統制「中華民國」。在這個時代，「忠黨」（國民黨）就是「愛國」，要「愛國」就要忠於國民黨，決不能忠於任何「異黨」。把反對國民黨的人當作「危害民國」的人來「治罪」，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十九年來國民黨一黨統制的事實，證明我們的國家還只是一個「黨國」，決不是真正的「民國」；「國民政府」也只是國民黨一黨的政府，並不是真正「國民」的政府。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雖然被某些人看成三位一體，可是後二者的招牌顯然是與其內容不相符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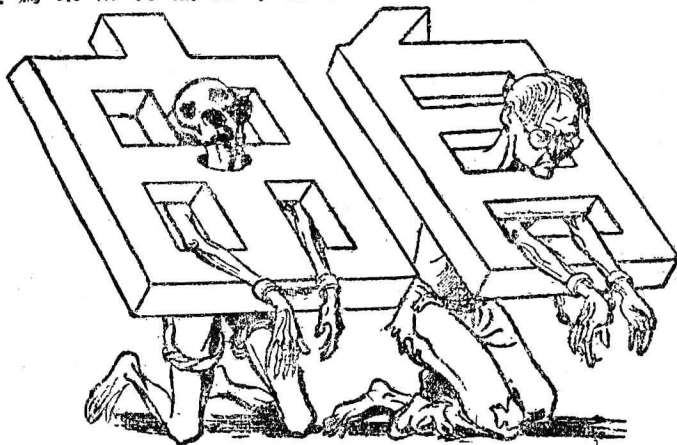
時代的發展，國際國內的客觀形式，都要求我們趕快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趕快把目前這種「主權在黨」的「黨國」，變成「主權在民」的「民國」；把國民黨一黨獨佔的「國民政府」，變成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比較民主的「國民政府」以至基於普選的完全民主的「國民政府」。簡單說，就是要把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尤其與「中華民國」分開，不要再把這三個東西攪作一團，看作三位一體。我們之所以擁護政治協商會議及其五項協議，就是為此。我們雖然

不滿意這次國民大會代表會產生方法及其短短的召集日期，只要各方面尤其是當權的國民黨能够保證通過民主的憲法，依然願意加以積極的支持者，也是為此。今後的「中華民國」，決不能為任何一黨一派所私有；今後的「國民政府」，也不能為任何一黨一派獨佔。這是世界的潮流，也是人民的要求。誰要違抗這種潮流，蔑視這種要求，即使可以倖倖一時，最後也一定要歸於失敗。

可是目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作法，依然沒有什麼改變，甚至有些作法好像比過去還要頑固，例如排斥黨內進步的民主的份子。在他們看來，中國是他們的，政府更是他們的，國家的權力應該歸他們掌握，國家的利益也應該歸他們享，即使允許其他黨派參加幾名代表到政府機關裏去，也應該做他們的附庸而不應起任何進步的作用。這種態度和作風，到處表現出來，尤以在最近的東北問題中表現得最明顯。誰都知道，東北問題有外交和內政兩方面，都應當作和平合理的解決；可是他們只承認有外交問題，不承認有內政問題。他們一方面高唱「領土主權的完整」，好像東北有人要佔我們的領土，破壞我們的主權；同時又說要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深信必能獲得蘇聯的和平合作」。在東北，蘇聯既然能與我們「和平合作」還有誰來破壞我們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呢？也許他們指定的是共產黨，那就很令人覺得奇怪，難道共產黨不是中國人嗎？東北有共產黨的勢力，難道不是內政問題嗎？也許他們要說：共產黨親蘇，所以不是內政問題。這就更令人覺得奇怪，親蘇難道是不對的嗎？孫中山先生老早主張聯蘇政策，中國的革命（還是國民黨領導的革命）和抗戰都會經得到蘇聯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援助，尤其東北的解放由於蘇聯的力量，去年我們的一國民政府「還與蘇聯簽定了三十年的友好同盟條約，有了這些根據，難道我們還不應當與蘇聯保持親善的關係嗎？我們有什麼理由必要去反對蘇聯呢？如果親蘇而有罪，難道親英美親就沒有罪了嗎？那些事事依賴外國的

人更有什麼資格去反對別人親蘇呢？這樣盲目的反蘇反共的言行，除了引導中國尤其東北人民替外國獨佔資本家充當犧牲的工具和炮灰而外有什麼好處呢？我們老實不客氣地說：今日中國除了甘願替外國獨佔資本家充當工具的頑固反動法西斯份子以外，誰也不應該反蘇反共；東北問題自從蘇聯正式聲明四月底撤盡駐軍以後，主要的無疑是內政問題，只有用民主的協商的方式始能解決東北的內政問題，只有在內政問題獲得和平合理的解決以後才能有利地解決外交問題。簡單說，解決東北問題的原則和方式，應當與解決全國政治問題的原則和方式一樣，就是民主協商，決不是武力解決。

時至今日，我們希望國民黨的朋友尤其是國民黨的當局要完全放棄武力統一，武力解決的迷夢，要澈底認識中國的政治決非國民黨一黨包辦所能做得好，而且也決不能一輩子包辦操縱下去。國民黨對於推翻滿清和北洋軍閥以及這次的抗戰，誠然有過很大的功勞，但它並沒有建設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眞「民國」，並沒有認真實現三民主義（只有民族主義實現了一部份），而其政治之腐敗無能和橫暴反而令人發生「以暴易暴」之感，實在不能不說是國民黨的大失敗。就算國民黨對於政治有功無過，也沒有權利永遠把持政權，死不肯放。邱吉爾會有大功於英國，戴高樂有大功於法國，然而因爲他們的政策不合於英法人



作美子汪

「障保由自」

民的要求，結果都不能不先後下台。今後中國必須成爲民主國家，國民黨的政策是否合於中國多數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十九年來的統治是否爲中國多數人民所滿意，也應當給予中國人民以一個自由判斷，自由選擇的機會，決不可憑藉武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不可用威脅利誘的方法來偽造民意。「中華民國」是全國四億五千萬人共有的國家，決不是國民黨一黨的家；對於國事，四億五千萬人都應當有平等的發言權，國民黨人也不應有任何特權，既不應代國民行使政權，也不應繼續對國民訓政。「國民政府」應當成爲眞正「國民」的政府，由國民普選產生，對國民代表機關（議會或其類似機構）負責，不應當再對國民黨負責，即不應再是國民黨一黨的政府。今後國民黨不應直接指揮政府，也無權代表國家。任何政黨，只有依據民主的方式，獲得多數人民的擁護，才能組織政府，代表國家的人民，執行有利於國家的人民的政策。國民黨是執政的黨，就應該首先以身作則，放棄目前的一切特權，眞正與各黨派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來作政治的競賽，以開創國民黨在民主政治中的光明的前途。

國民黨的「訓政」，既害了國家，也害了它自己。國民黨爲了「訓政」，製造了一個御用的「國民會議」，通過了一套御用的「約法」，使它的「訓政」獲得了一「法律」（非民主的法律）的根據，造成它自己的「法統」（非民主的一黨的法統），藉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因而也就延遲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實行，同時也就把它自己變成一個不民主的政黨，只圖保守，不求進步。民國十三年改組後的革命的國民黨之所以變成今天這樣的國民黨，第一個原因固然是「清黨」，第二個原因便是「訓政」，尤其以第二個原因爲最重要。「訓政」既然保障了國民黨的政策，於是就誘致一切官僚的腐化份子紛紛加入國民黨，以致毒害了國民黨，使國民黨變了質。現在國民黨內的頑固派又想承襲過去的故智，企圖製造一個御用的國民大會，通過一套御用的偽裝民主的「憲法」，造成新的更進一步的「法統」，藉以實行他們的「憲政」，這種「憲政」，其目的與過去的「訓政」一樣，都在於要把「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放在國民黨（頑固派）的控制之下，造成新的更合法的三位一體。我們要求中國實行眞正的民主政治，必須拆散這個三位一體，使「國民政府」的「中華民國」從國民黨一黨的控制之下解放出來。（渝·雜誌聯誼會聯合三日刊）

論時局

(渝新華日報)

今日本報發表了四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聲明，及周恩來同志給政府黨三代表的信。這個文件，對於當前時局，有澄清的作用。

政治協商會議曾經決定國民大會之日期為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並在國民大會以前進行政府的改組。現在離開會五月五日，只有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國民政府並未改組，各黨派的國大代表名單並未交出。這是什麼原因呢？

國民黨方面，要把這個責任歸之於各黨派，首先歸之於中國共產黨，說中共不交國民政府委員會及國大名單，是「破壞政協決定」，想把政府「拖垮」。四月十五日，蔣主席邀集政協綜合小組代表茶會，要各方於四月二十日交出上述兩種名單。現在為期已過，各方名單尚未交出。國民政府則於四月二十日下令，公佈了國大名單。一切做法，務欲達到下述目的：表示政府在這方面非常積極，並且把這解釋成為政府是積極執行政協決議；其他各方是對此不積極，而且把這解釋成為「破壞政協決議」。這樣一來，就顯得政府不但沒有破壞政協決議，而且在積極執行政協決議，中共則恰恰相反，倒是在「破壞政協決議」。中共既然如此「陰謀」，那就「必比以前更有力的行動來答覆」，中央日報喊「有力的行動」喊了好久了。民生路上被特務打得稀爛的本報門市部，就是這種「行動」的成績，至今未得絲毫賠償，而國民黨的反動派還要再來一個「更有力的行動」。

中國共產黨方面，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想對國民黨有什麼「有力的」或「更有力的」行動。中共的要求低得很，只要求國共像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那樣，承認我們，與我們合作，不要用武力或特務來消滅我們；只要求雙方誠心誠意，把五方協議的政治協商會議付之實施，把一月十日的停戰協議，二月二十五日的整軍方案，三月二十七日的東北停戰協議，雙方都來百分之百付之實施，蔣主席自己所作的四項諾言，也付之實施。

這些協議，包括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和在國民大會以前改組政府在內。對於這兩點，中國共產黨直到今天還是準備付之實施，中共方面及各解放區的國大代表已經有所準備，中共參加政府的人員隨時可以出來。中共從來不想「拖垮」政府，而且做夢也沒有想到堂堂四強之一的政府會「拖」得垮，中共希望各項協議愈快實現愈好。中共甚至對於這件事是過份性急了，為了迅速達到此目的，中共參加政協的代表周恩來、陸定一會不顧風雪冒險飛行，王若飛、秦邦憲則竟以飛機失事殉難。

但是，中共直到今天沒有交出名單。那是因為改組政府與召開國大，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這個條件即是政府黨真誠履行而不是破壞四項諾言和四大協議中的其他許多重要部份。在政協剛開完的時候，中共是誠懇希望政府真誠履行諾言與協議的。可是，時至今日，上述的條件已不存在，四項諾言四大協議幾乎都被破壞，只有一個停戰協議還殘缺不全地在風雨飄搖中維持着，這樣，改組政府與召開國大就決非最重要

的事情了。因為，比如說到改組政府，就要問：在東北正在大打內戰，而且這個內戰極可能延及關內的時候，這個政府能替人民做什麼呢？在特務橫行的時候，中共代表與人員是不是有安全保證呢？在國民黨反動派堅持「訓政時期約法」的「法統」之時，改組的政府能不能實行政協決議呢？在國民黨反動派堅持獨裁憲法的時候，國大能否通過民主憲法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只能得到「否」的回答。那末，即使政府改組，即使國大召開，對人民有任何好處沒有呢？一點也沒有。這只能給反動派塗粉擦胭脂，以便騙取外國的借款，重演袁世凱用「善後借款」來大打內戰的故事而已。如果反動派竟因民主黨派的錯誤而達到了這個目的，那將使中國人民大眾陷到地獄裏去，那將使世界和平受到大破壞。既然如此，那末，中國共產黨當然不能提出自己的名單，而必須聲明，只有在其他問題一道解決時才能提出名單。中共這樣做，堅決不動搖的這樣做，乃是人民政黨人民先鋒隊的本色；反之，如果中共不這樣做，敢於違背人民利益，提出自己的名單，那就真正落到與法西斯為伍，變成中央日報所經常咒罵我們的「新法西斯」了。

自從一月十日停戰令下，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來，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對於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事業的破壞，前後經過四個階段。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期間，國民黨中的法西斯反動派，製造「滄白堂

府和召開國大了。這除了爲「有力的行動」找尋資本以外，還有什麼意義呢？老百姓肚子裏是明白得很的。

中共代表團早在三月三十日在政協綜合小組上由王若飛同志代表作了下列聲明：「鑒於政府四項諾言迄未切實履行；二中全會所造成的違反政協協議之混淆情形尚未澄清；憲草修改原則之爭議未決；國大代表名額總數政府又提修改之議；而中共應有國府委員及行政院政務委員之名額，政府亦尚未作最後之肯定；在此種情況下，中共目前實無提出國府委員名單之可能。中共代表團聲明：只有在上述各項問題確定解決後，中共方能考慮參加國民政府及行政院之人選」。王若飛同志的這個聲明，是四月一日以前作的。四月一日以後，即蔣介石先生國參會演說以後各種情況，更加嚴重，東北的大內戰尤爲當時所無，而成爲現階段最突出的特點。四月廿一日中共代表團的聲明，是與三月卅日王若飛同志所作的聲明精神一貫的。

應該嚴重指出，今天的局面，與一月間完全不同。一月間，是國共兩黨關係好轉的時候。四月一日蔣介石先生演說之後，一月以來的一切協議被破壞了，中國進入了部份內戰的局面，這個內戰，在反動派的陰謀活動之下，正在要把它發展成爲全國的內戰。當前國民黨當局是看不出有任何解決問題的誠意，四月十五日茶會後的情形表現得更加明顯。國民黨當局發動關於改組政府召開國大的商談，不過是爲了卸脫自己破壞協議的責任，和找出理由更進一步擴大內戰與特務暴行而已。

中國人民是在大災難中，而且面臨着可能的更大的災難。中國人民必須以一切努力，停止東北的內戰，並嚴防它發展到關內來。必須要求通盤解決一切政協以來已經發生的政治和軍事問題。而且，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破壞過雙十公約，又破壞了政協、整軍、東北等協議，現在還在企圖破壞停戰協議，所以必須要求給人民以實際的保證，使以前和今後的協議，再不致於遭到法西斯反動派的破壞。這種保證之一，就是立即取消一切特務機關，停止一切特務活動，並把法西斯份子從政府中清除出去。（四月二十三日·社論）

關於國民大會，政府現已決定延期舉行。

——編者。

近，弟等願盡最後之努力，切望先生等一本最大之責任心，將代表名單即日開示，俾國民大會得以如期開成，否則會期因而延誤，責任將有所歸也。專此布復，即頌大安。

張羣 邵力子
四月二十二日。

（四）周恩來覆張·邵
張函：

岳軍·力子·厲生三先生惠鑒：頃接四月廿二日大函，誦悉一切。中共在目前不能考慮參加國民政府與行政院之人選及提交國民大會之名單，其理由具見中共代表團四月廿一日之聲明，已無重述之必要。惟來函提及兩事，其一「認爲在此時期吾人仍應盡最大之努力，使政治協商會議之協議獲得成功」，其二「願盡最後之努力，切望……將代表名單即日開示」，但於先生等所謂努力並無任何具體內容，對來等屢次提議亦無切實答覆，反而促責敝方迅交國大名單，揆先生等用意，似在卸脫責任，此不可不辯。查自政協休會以來，敝方代表團曾多次向貴方代表提議，迅謀政協決議之全盤解決，乃久久不得答覆。三四月間，敝方代表團曾兩次與貴方代表在商議期間提出關於保障人權、改組政府（國府與行政院）、憲草及國大等問題之具體意見，三月三十日王若飛同志代表敝方代表團向政協綜合小組會上發表書面聲明，指出只有在各項問題確定解決後，方能考慮參加政府之人選，但均無回答。迄本月十五日某會後，來又曾正式向三先生提出各項問題意見，先生等乃以改組政府自可解決爲辭，力促敝方先商參加政府問題，來當即表示不能同意，蓋所提問題不能全盤解決，縱使政府改組，民主政治亦無保證。即以改組政府而論，政府之名

額比例，所謂八四四者，敝方絕對不能考慮，而三分之一之否決權，既在發生動搖，東北又在擴大內戰，並有率入關內之勢，情勢如此，何能談改組政府？政府不能改組，憲草爭議未決，依政協決定，又何能先開國大？由此觀之，不僭延誤國大之責應在政府，若政府更不顧各方尤其是敝方參加與否，即逕自召開國大，則尤爲違反政協決議，破壞團結，結果必致造成分裂之局，其責恐政府亦無法逃避。敝方期待全盤解決之意原本甚殷，但決不能在全盤解決及政府改組之先，民主自由毫無保證，而貿然交出國大名單。因如此，不僭背叛人民，實亦陷政府於不義也。

時迫事急，切盼先生等對敝方所提全盤解決之意見，作一具體而有效之回答，以謀政協決議及東北停戰之成功，實不勝迫切期待之至。尚此布復，即頌大安！

周恩來拜啓 四月二十三日。
（五）邵·張·張再覆
周恩來函：

恩來先生惠鑒：頃接四月廿四日大函，本欲對所舉事實經過有所聲明，適值蔣主席於本日下午約集各方代表商談，政府爲期頗全大局，當已採納各方意見，將國民大會延期舉行，繼續協商。至來函所提及之擴大政府組織及憲草等問題，本已迭次洽商，皆有解決途徑可循。其間是非曲直，自不必再作文字之聲辯，惟冀貴方以國家利益爲前提，並洞悉人民之痛苦，開誠布公，協力以赴，使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協議，皆得早見實現，以慰全國人民嗷嗷之望，則幸甚矣，尚此布復，順頌大安。

張羣 邵力子
張厲生 四月廿四日。

時事雜感

蕭揚

一「完全相同」論

在最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伊期與弗朗哥西班牙兩問題時，中國代表團已毫無保留地站在英美兩國代表的屁股後面。充當了搖旗吶喊的角色。貝爾納斯與賈德幹的一言一動，中國首席代表郭泰祺立刻予以充分的支

持。

這是毫不足怪的。

在不久之前，中國一個重要人物，在對美國記者發表談話時，就曾希望由美國來領導世界。在四月十六日的「申報」社論上，有這樣驚人的表示：

「我們首先要說的，就是中美兩國的利益完全相同。……美國的政策，與中國人民的要求，正相符合。……中國人民一般的意向，必定與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聯邦人士聲應氣求，膾合無間。」

在安全理事會上，郭泰祺說：「中國採取的立場，與美代表斯蒂丁紐斯於十七日宣佈的立場完全相同。」

在東京遠東顧問委員會上，中國代表朱世明，「當美代表每次提出建議時，朱代表總是說：『我認為滿意。』」（見申報四月二十日東京特電）

這許多「完全相同」，說明了一部份中國人已美國化到完全相同的地步。然而，作為五大強國之一，這不是最體面的。下面又是一則新聞，也是從申報抄來：

「安全理事會中國代表團，有一次在紐約招待中國新聞記者。有位華僑日報的記者，詢問郭代表：中國是否跟在英美後面跑？郭復初先生鄭重答覆他：中國擁護聯合國的共同利益，遵守聯合國憲章，決沒有跟在任何人後面跑。」（見四月十八日申報紐約航訊）

這一問話，「弄得彼此面紅耳赤」，而問話的人被責為「公開詆譭國民政府」，是的，出賣中國利益者無罪，而懷疑中國外交是否自主獨立與要求中國外交自主獨立的人倒有罪了。

中國代表強調「共同利益」，是對的，可是這「共同利益」中應當也包含有一部份中國的利益。而中國的利益却與默認弗朗哥政權是完全鑿枘不容的。郭泰祺應當知道：弗朗哥西班牙至今與中國政府沒有任何外交關係，法西斯西班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牠承認過漢奸南京政權，牠的外交代表，即所謂「西班牙駐華公使」麥唐納，在日本投降前，一直在南京上海活動，而漢奸政權也派出一個所謂「西班牙特命全權大使」王德炎，駐在馬德里。如果中美兩國利益完全相同到連助紂為虐的弗朗哥西班牙也變為「無礙於世界的和平」，以致必須站在美國後面反對波、蘇、法等國主張與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的提議，那末，我們要問：中國的利益那裏去了？

中國與弗朗哥西班牙至今沒有任何外交關係，而中國的代表團却與英美代表一致，反對聯合國會員國與弗朗哥西班牙斷絕一切外交關係，這不能不算當今奇聞。然而，只要你是中國人，你對這種外交就不應該懷疑，否則就是「公開詆譭國民政府」。

事實畢竟是最強辯的。所謂「立場完全相同」，「利益完全相同」云云，只是中國某一小部份人的「完全」而已。每個愛國的擁護中國本身利益的人，却只有他自己最高準則的是中國本身的權益。忘記了或拋棄了中國自身的利益，而誇言擁護什麼共同的利益，適足說明他只是自願作為強國的食餌而已。

二「完全相同」的代價

消息報培雷維爾泰洛的論文（四月五日），曾很確當地分析了「中日完全相同」論與「中美完全相同」論的共同點，他說：

「中國反動派從來沒有一個時候是自主的，而是永遠依賴着自己同情的那外國方面人士的外援。中國反動派喪失了自己的最重要的外部支柱之一，就是喪失了日本帝國主義以後，現在正在尋求一種新的，更穩固的奧援，為了取得這種奧援，它準備以積極參加新的世界大戰的煽動家所掀起的運動作代價。所以，毫不奇怪，中國反動派的口號，恰恰就是英美某些反動派調言的翻版，巧合得簡直不可思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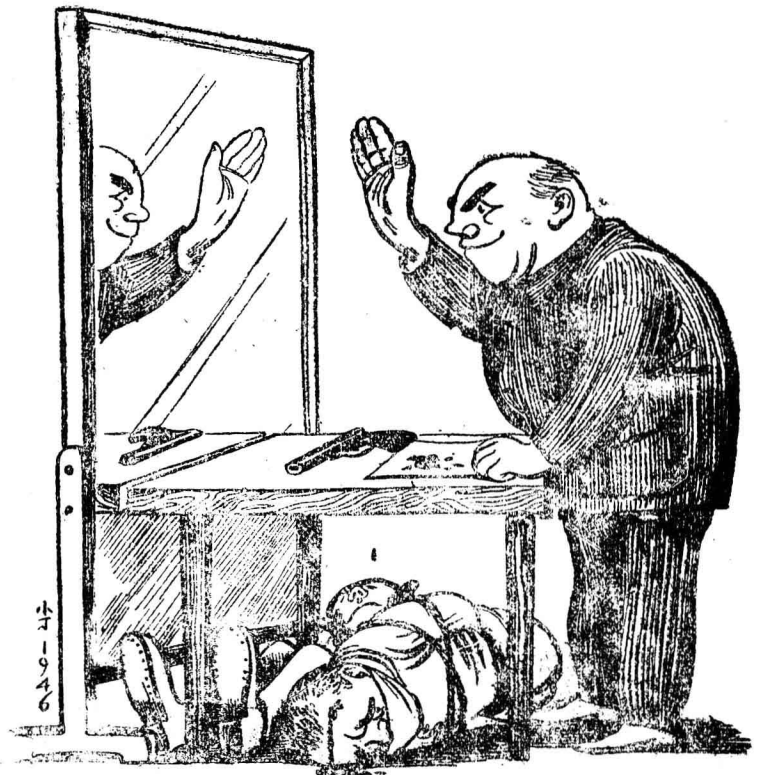
為着要爭取到外來的有力的援助，以對抗本國日趨增長的民主力量，中國的反動份子，就急急忙忙在日本投降後，拿美國作為他的後台老闆，

而不惜給予一切的恭維。他們是那樣的敬愛他們的赫爾利和他們的魏德邁，以致一直的想念着他們。下面是申報廿日的南京專電：

「據可靠消息，此次馬帥歸來，所攜之華府新訓令，似對共黨有加強壓力之新朕兆，其最顯著的一點，即馬帥返國後，美國務院呼籲洽商之對華鉅額借款，原定係俟我依政協會決議改組後之中央政府者，現則決定立即呈予我國民政府，馬帥抵渝之翌日，即訪宋子文，似即與此事有關，由此而窺全豹，則今日馬帥二度來華，所抱之見解，顯與上次稍有不同，過敏之觀察家，甚至已在憶及赫爾利大使矣。」

據他們看來，這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曙光」，就是他們寄託希望的所在。中國反動派是有他們的根據的。因為自從日本投降之後，由於赫爾利與魏德邁的支持，他們毫不費力地回到他們丟棄多年的各大城市，並且獲得了進行內戰的各種資本，其中之一，就是租借法案的繼續生效。美國軍隊留在中國的任務，據說是遣送日俘日僑，可是在投降後八個月的現在，漢口與山西等地的日軍竟然耀武揚威，並被待為上賓，未見遣走他們，而許多美軍却忙着代國民黨看護鐵路公路與礦坑，代國民黨運送軍隊，甚至代國民黨作戰。無數噸位的美艦正繼續運着國民黨的軍隊北上，而且實際上就擴大了中國的內戰。沒有美國의 各種援助，包括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幫忙，中國的內戰，八個月來是否能用如此的規模繼續下去，的確是一個大大的疑問，因此好戰的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的美國自然感激涕零，而不惜在所有各方面與他完全相同了。

誰都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完全相同，的確已達到完全相同的地步。在外交上，中國代表團的態度，儘人皆知，不用多說，過去的許多反蘇反共游行，實際上是盡了反蘇的先鋒作用。那些「不惜一戰」論者，已充分表明了他們願意為「世界和平」而充當反蘇大戰的走卒。在中國的內部，事實也一樣明顯，上海成為美國的商埠，與美國的本身的城市完全相同。外灘為軍艦的黑影所覆蓋，舉眼是飄揚的星旗，在每一大衙與小衙的角落裏。出賣濟甚至連火柴，手紙，梳子的各種美國物品，而美國的水兵成為上海之花，美軍卡車碾死一個中國百姓的代價是五百元，而搜尋到一個美軍屍體的資格則為十萬。美國已宣佈舊金山此後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埠，其理由就是中國此後與美「完全相同」。那些口口聲聲要向中國百姓收回



提議・附議・通過・議決

丁聰作

「主權」的人，却又那麼誠意地一再修改中國的公司法與商法，他們準備給予美國公司的便利，甚至比給予中國人的還要多，以致中國將成為「未來美國偉大的市場」。中國人的腰帶是越縮越緊，而美國人的中國市場却日趨偉大，可見中國老百姓與美國商人是完全不是完全相同的。有正義感的老學者馬寅初先生在重慶曾大聲疾呼：親日者為漢奸，親美者也漢奸，在完全相同論者看來，這又是詆毀了什麼的反動理論，可是全國人民，包括無數受難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在內，却報以熱烈的掌聲。

一個反內戰空軍的公開信 戈壁

全國海陸空軍將士同志：

艱苦抗戰了八年的中國，終於得到最後勝利了。緊接勝利之後，發了國難財的人，又在發復員財，或在發接收財，或在發救濟財……總之，在做着喪盡天良的事，而我們祖國底真正主人，抗戰的支持者，却一無所得，勝利的果實被那特權者吞食了。看罷！多少省多少縣千萬人陷在戰爭、飢餓、疾病、死亡、失業的深淵中呵，我們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亦遭受着這同一的命運呵！這是，誰使爲之？孰令致之？

爲了抗戰，我們出生入死，在槍林彈雨下，在前線，在後方，從南方的海濱，經過江河，到北方的高原，在大戈壁灘上從攝氏九十多度的地區，來到這零下四十度的雪地，我們爲的是什麼？同志們，請你想想罷！

在今天，我們已不是無知的士兵了，我們在抗戰中是保衛祖國的戰士，在今天我們應該變爲爭取和平民主的前鋒，別以爲我們是羔羊呵！我們底槍桿，將配合着筆桿一齊向壓迫者進軍！天上飛的 P-38 P-49 P-51，地下爬的汽車坦克車和火箭砲，都會爲爭取民主服務的。

請你們別以爲內戰好打，我們真正愛國的軍人是不打中國人的。誰若果真胆敢發動內戰，只有加速自身的死亡而已。清醒罷！同志！不要爲金錢犧牲你寶貴的生命，中國須要和平。民主，我們軍隊更需要和平民主呵！你不見民主國的蘇、美、英、法等國底戰士戰勝了法西斯德國、日本的匪徒以後，都大部復員了嗎？

起來吧，同志！放下我們底槍桿，回家去！

民族解放

民主陣綫勝利萬歲！

遠征新疆的現役軍人戈壁敬上四月廿日。

三 全面內戰的危機

東北的內戰是日見激烈和擴大了。

東北內戰的擴大與美國的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世界科學社」(World Scientific Association)在致杜魯門與康納里的信中，就說：「國民黨之所以拒絕共產黨和平建議，是因為他們對美國船隻、飛機、武器與金錢有恃無恐。」(見二十六日大陸報)世界科學社又指出美國的援助，使政府拒絕中共與民主同盟的建議，魏德邁對國民黨的支持，也加重了戰爭的險機。如果美國有意促成中國的和平，他首先應當放棄干涉的政策，停止運輸國民黨的軍隊北上，促成東北問題的協商解決。如果在停止衝突之後，共產黨與東北人民武裝不放下武器。那麼，所有的責任應當由共產黨負責。經中共一直至今要求東北停戰。而拒絕這一提議的是國民黨。國民黨之所以一再拒絕中共，民盟與全國人民的這種要求，顯然是國民黨認爲他可以用軍事手段解決東北問題，因爲美國答應爲他運輸進入東北的部隊。魏德邁和贊成中國內戰的美軍人員的這種態度，無疑給國民黨進行內戰以極大的鼓勵。

現在內戰不但在東北繼續擴大，而且已使關內的和平受到極大威脅，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在華北與華中解放區週圍，集結了將近百萬的大軍，在西安、鄭州、徐州等樞紐地帶，龐大軍隊正準備開赴內戰前綫。中國的全面內戰是隨時可以爆發的。在這時候，美國的態度是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與否的決定因素。如果美國拒絕在內戰中支持國民黨，而強調以協商解決國內爭端以取得和平，那就是釜底抽薪，如其相反，則任何細微的資助，都成爲火上加油，而將使中美邦交受到最沉重的打擊。

中國人民要求美國能以公平的態度協助中國奠定和平，這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那些今日以完全聽從美國意旨的人們，雖然願意將中國利益獻給美國，但因為這種損害中國利益的行動，必然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因而只有破滅的命運，寄託在這種人們身上的種種希望，也必然只能成爲泡影，只有尊重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意見，與中國友誼合作，這才照顧了中美雙方，而使雙方均得其利。(滬·時代周刊)

一切爲了人民

鄧初民

一切爲了人民的根本論綱，我們必需指出，

是：『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標準，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因爲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內，尤其是在所謂『唯民論』的政治哲學上，人民是本源，是主體。

所以在中國的古代文獻中，就會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會說過：『民爲邦本，本固邦甯。』前者是把人民（民）與政府（君）作爲比較說的，而斷言民貴君輕；後者是把人民（民）與國家（邦）作爲比較說的，而斷言本固邦甯。這恰恰證明我們說過的，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再沒有什麼國家與政府的特殊利益；除了人民利益之外，也就再沒有什麼黨派乃至小集團和個人的特殊利益。如果人民的利益與其他一切什麼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就只能以後者的利益服從前者的利益，決不能以前者的利益服從後者的利益。因而國家、政府、政黨這些東西，只是手段，只是達成人民利益的手段，因而它們從最初起，就應該是爲了服務於人民而建立的。如果它們這些東西與爲人民服務的精神相背馳，人民就有權否定它，不要它。所以在中國的古典文獻中也曾說過：『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說過：『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國古典文獻關於人民的重視及其力量的估計，其說法雖

然與近代『民主』之義，不免尚有本質不同之距離，然這究竟是當時封建統治者的代言人，從活生生地歷史發展的規律中，從現實政治發展的規律中所總結出來的經驗與真理。這一真理，對於古往今來的統治者，固然是太可怕了（載載參政會的紀錄，硬把某參政員說的『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兩句話刪掉），其實這應該是一面現實的鏡子，一種血腥的教訓，統治者爲避免『覆亡』，就應該把這面鏡子，這種教訓，誠懇的接受過來，再不要妄自尊大，看不見人民的力量；再不要專橫行事，全心全意的爲人民服務才好。

不過嚴格的說，並不是任何國家、政府、政黨、從最初起，就應該是爲了服務於人民而建立的。在事實上，它們倒正是以階級矛盾爲主要內容而建立的，它們只能爲其所依存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服務，決不會爲『最廣大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服務，這一事實告訴我們：說到國家罷，我們必需搞清楚是誰的國家；說到政府時，我們必需搞清楚是誰的政府，政黨也有人民自己的黨與人民非人民的黨之別。只有人民自己的國家、政府和黨，才能爲人民的利益服務，才能一切爲了人民。

一個爲人民利益服務的國家、政府和黨，它必然有它一定的政治指導原理，一定的主義、政

綱、政策，一定的戰略戰術。而這些也一定要把『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爲真理的最高標準，作爲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譬如說中國人民拚着自己的生命和血肉，獲得了抗戰的勝利。目前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是什麼呢？必然是要在廣大區域裏，不，在整個中國，努力民主政權的建設來鞏固這一勝利，不讓這一勝利的果實爲反民主反人民的分子所掠奪所破壞。其次，目前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則是整個民主政權建設的指導原理，在基本上，一定是奉行民主主義政策，本着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方針，以人民爲主體，聯合一切民主黨派和無黨無派公正人士，來共同組織民主的聯合的人民政權。復次，這種性質的人民政權，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就是如何使飽受接收災難，內戰威脅，物價高漲，失業增多，餓殍遍地的當前廣大的中國人民，得以在政治上經濟上翻過身來，得以安居樂業。我們就應該把這些看成『真理的最高標準』，看做『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

那麼，一個單純的個人，一個政府機關中的公務員，一個隸屬於人民自己的黨內黨員，應該怎樣來爲人民服務呢？那就應該把個人的一切努力、奮鬥、犧牲，都放在爲『最廣大人民的最

新 聞 集 萃

冒牌解放報

北平發現與中共在該市所出版機關報「解放三日刊」版式相同，報名亦同之冒牌報紙一種。內容則充滿反共言論。聞中共方面已向政府提出抗議。

如此「民選代表」

南京經濟漢奸江政卿，在敵偽時代，藉惡勢力營商，獲得巨利，勝利後對接收人員百般賄賂，得以逍遙法外，後又被圈定為出席國大代表之一。最近為京市參議員盧前所檢舉，人民稱快。

新鮮的號召

這次上海市參議員競選聲中，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一家報曾批評說：競選人雖然花樣翻新，但還不見有以「地下工作」為號召者，可是第二天報上便發現果有人以此為號召。

敬師就是共產黨！

上海市學生團體聯合會，為了教師生活清苦，特發動敬師運動，曾有九百廿個小組，八千個

同學，淋着雨，冒着寒，在街頭發賣敬師章。却遇到了破壞和中傷，他們貼出的廣告標語，漫畫壁報，被有計劃的扯毀，並有人恐嚇說：「敬師運動是共產黨辦的，今天我們只可以給國民黨辦事。」

手槍階級另一姿態

北平中國大學，於四月十六日下午有自稱行營職員之盛大海，富崇里等三人，闖入該校，調笑女生王晉華，毆打男生王玉林，最後並出手槍示威，該校急電警署派員來校當場擒獲。經審訊並非行營職員，而係手槍階級另一姿態的出現

「迎駕」插曲

蔣主席此次到筑視察，當離開的時候，貴陽中央日報，鬧出一個天大笑話。四月十三日該報新聞內有「蔣主席飛返陰都」字樣，見者愕然。原來係將「陪都」誤排為「陰都」，及發現時，報已發出，無法收回，弄得該報老板「啼笑皆非」，第二天大登更正啟事，並懲處校對人，亦可謂「迎駕」中之一個插曲也。

大利益」服務的基礎上，而不是其他。這不管他担任的是什麼職務——是最重要的上層領導職務，或是普通工作人員乃至伙伕馬伕等職務，他們都是在不同的崗位上為人民服務，他們是同等的，光榮的。

因此，一個為人民服務的人，一個一切為了人民的人，做一句話說，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任何情況下，就不應該有個人的煩惱、苦悶。個人的煩惱苦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由於過分看重了個人的微小利益，忽視了「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應該因為生活困難，地位低下，而感到要往上爬，要追求個人的名譽地位。必要知道：當廣大的人民還在被壓迫剝削抬不起頭來的時候，一個人民的勤務員，是不可能單獨的把他的地位提高的。反之，廣大的人民，如不衷心的擁護你，稱讚你，你就是拚命往上爬，爬到人民的頭頂上，你的名譽地位反會低下。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任何情況下，更不應該在腦子裏有什麼幻想，比如離開人民的真實利益，切身痛苦，即離開現實，來虛構一種美麗的天堂來陶醉自己，

欺騙人民。更不應該在工作有點成績時，就來表揚革命的功勛，發揮自己的英雄主義。任何值得稱道的巨人或英雄，只有由於你為人民服務的忠誠，使得人民自願把你印在心裏，舉在頭上，那才能成功，決不能由於你的「自封」。最後，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應該在工作上發生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寒熱病或時左時右的兩極偏差。因為中國的革命是較長期的，較艱苦的，需要韌性的應付與鬥爭。

個人主義，或者說小無產階級意識，是煩惱、苦悶、幻想、個人名譽地位、英雄主義、動搖、不堅定等一切毛病的總根源，要醫治這些毛病，只有懂得「一切為了人民」。那就是說有了「一切為了人民」的「人民主義」，就沒有只顧個人利益的「個人主義」了。

讓我們再重複一遍：「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標準，即是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

讓我們再重複一遍：

「一切為了人民！」（渝·唯民周刊）

悼念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傳略：

夏丏尊先生浙江上虞人。早歲留學日本，學陶磁工業。歸國後，歷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改組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舍監及國文教師十餘年。五四運動時，第一師範



年起，專任開明書店編輯所主任，先後創辦「一般」及「中學生」雜誌。「八一三」全面抗戰後，留居上海，物質生活極為貧困，文化漢奸及其日本友人，常相糾纏，先生艱貞自守，絲毫不為所動。民國卅二年冬，一度被日憲兵所捕，羈囚十日。去年夏季患肋膜炎，臥病數月。從此體力愈益衰弱。今年一月下半月起，病勢轉劇，診治無效，至四月二十三日晚九時四十五分逝世，享年六十一歲。

為東南新文化運動主要堡壘，校長經于澗先生終受反動派攻擊去職，丏尊先生同時離校。其後歷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浙江春暉中學等校國文教師，與匡互生、劉蕪字、豐子愷諸氏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兼任暨南大學國文教授。十五

章作法」(與劉蕪字合著)，「文心」，「文章講話」(上兩書與葉聖陶合著)(以上各書均開明書店出版)「棉被」(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十餘種。未成著作有開明小辭典。

從此不再聽見他的聲音

葉聖陶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去看丏尊。他朝裏側睡，連聲呻吟。醫生還沒來，昨日醫生說他心臟轉弱，開

了強心劑給他服下，又吩咐預備葡萄糖，將給他注射。

過了一小時光景，他作勢要坐

起來。龍文把他扶起。他搖搖晃晃的，似乎坐不穩。給他把枕頭被褥墊在背後，他不要，只搖着摺扇。坐了一會兒，又睡下了，出了一身汗。經過二十分鐘，又想坐起來，大家勸阻他，免得又出汗，他不聽。坐了起來仍然搖搖晃晃的，指着床的另一頭，似乎要調頭睡。給他移過枕頭來，他又示意，不是那個意思。最後才知道他要橫睡，把枕頭靠北牆安放，他就倒下了。

將近十一點，我要走了，朝他

記夏丏尊先生

傅彬然

夏丏尊先生「平屋雜文」裏所收的第一篇文章是「怯弱者」，裏面對主人公的性格這樣描寫着：「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卻又具有着對於苦難的敏感」。一記到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入牀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刻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產時，不敢走入產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着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這些話都是丏尊先生的自白。這只是丏尊先生的性格的一面，他的性格的另一面，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文字來說明：「

說明天再來。他望我一眼，勉力說出以下的話：「勝利，到底給人勝利——無從說起！」雖然舌頭有些木強，聲音還聽得清楚。那悽苦的眼神帶着他平生的悲憫，使我永不能忘。

我心裏難過，沒有回答他什麼，我走了。從此不再聽見他的聲音。二十三日午後又去看他，他已經閉了眼睛，只脰抽氣了。就在那天下午九時四十五分，他離開了我們的世界。

變法幾十年了，成效在哪裏？革命以前與革命以後，除一部份的男子剪去髮辮，把一面黃龍旗換了面五色旗以外，有什麼大分別？遷就復遷就，調和復調和，新的不成，舊的不成，即使過多少的年月，恐也不能顯著地改易這老大國家的面目吧！「社會一般的心理，都認執拗不化的人為癡呆，以模稜兩可不可為已甚的人為聰明。中國人實在比一切別國的人來得聰明，同是聖人，中國底孔子，比印度葉國出家的釋迦聰明得多，比猶太底為門徒所賣身受磔刑的耶穌也聰明得多哩！……」我希望中國有癡呆的人出